

风雨 七十年

时代大潮中的我和我的一家

周克 口述

顾训中 整理

 文匯出版社



K827/730

2006

风雨七十年

——时代大潮中的我和我的一家

周克 口述 / 顾训中 整理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雨七十年：时代大潮中的我和我的一家 / 周克口述；
顾训中整理.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8
ISBN 7-80741-012-4

I. 风... II. ①周...②顾... III. 周克—回忆录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4460 号

风雨七十年

——时代大潮中的我和我的一家

口 述 / 周 克

文字整理 / 顾训中

责任编辑 / 甘 棠

装帧设计 / 卓东东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编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 次 /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425 千

印 张 / 15.75 彩图 16 面

ISBN7-80741-012-4/D · 001

定价：35.00 元

自序

今年，我已年届九十，垂垂老矣。然细想起来，往事依然如新，就在目前。我想，人的一生，是应该自己作一番回想，作一次审视，作一点总结的。

不管是从上世纪30年代初参加抗日救国活动算起，还是从1934年6月在南京第一次参加CY（共青团）算起，或者从我真正的革命生涯开始的1935年“一二·九运动”算起，我的革命生涯至今都已七十多年了。

七十多年的风雨历程，是有很多事情值得回顾总结，也有许多问题需要回答。我想通过回想、审视、总结，回答朋友们，包括我本人对自己提出的一些问题。

你怎么会选择这样的人生道路？这是一位大学生朋友向我提出的问题。1992年，在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班同学的毕业座谈会上，在听我讲完话后，一位大学生站起来说：我想问您，周老，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条人生道路的？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回答。

还有朋友问我说，你的家庭在当时来说还属小康之家，你们兄妹几个还都上了高中，家里还能供你们上大学。你们并没有到生活过不下去的处境，为什么你和你的兄长、弟妹们会抛弃这样的安定生活，一起走上了艰险的革命道路？

更有朋友提出来，你为革命忠心耿耿工作了25年，结果却被党开

除了，经受了21年的苦难，最后终于重新恢复名誉、恢复工作、恢复党籍。是什么力量让你坚持了下来呢？记得大概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的时候，有一位老战友的孩子出差到上海，来看我。那是个暑天，很热，我们就坐在我住所楼上的阳台上，边乘凉边交谈。他说：周叔叔，您能不能把您的生活经历给我说说？您再给我说说您这21年是怎么过来的？那些曲折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给他谈了，谈得很平静。因为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我也没有牵动自己的感情。可是这个年轻人却是蹙着眉头，屏住呼吸，静静地听我讲，“呀”地叹气，“呼”地喘气，深深地叹息，还眼含热泪。最后他什么话也没说，默默地与我告别。后来他写了封信给我。他说：“假使我遇到了像您这种遭遇，真难以想象我会怎么生活下去！我想，就是死去也比这样活着好得多！这种周围人群给您的耻辱怎么能忍受？！太悲惨了！党和国家对您太不公正了！”我简单地复了一封信给他，说这些都已经过去的事情了，现在这些事情已经不会再牵动我很多感情了。国家现在不是好起来了么？应该相信这种事以后不会再发生了。尽管这样，这个问题还是应该详细回答。

最近还有些很熟悉的朋友问我，你已经90岁了。照国外的习惯，特别是日本的习惯，是已过“米寿”。可是看起来你身体还蛮好，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病，精神状态很好，思维非常敏捷，你有什么健康妙法？能说给我们大家听听吗？我笑着说，真没什么好说的。曾有一位同志和我作过一段很有意义的对话。他说，你受了20多年的委屈，现在身体还蛮好。我健康状况却不如你。我看，受点委屈可能对你身体还有点好处啊！说着他也笑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你不知道，我虽然没有遇到你的这种遭遇，可是这二十多年里，我在台上的日子也很不好过！我得随时准备挨整！而且时时刻刻担心会不会犯这种错误、那种错误！我精神上的压力、紧张也很大！“文化大革命”当中受到的冲击也很大。还是你好一点！我笑了！我说，你这话可能对了一半。你的日子可能也不好过。可是你说身体因为受了委屈、受了打击反而好了，这话我不同意。我说，生命的逻辑应该是这样的：很多人受了

委屈，可能过不了这个关就已经死了！可能现在已经瘫痪了！可能已经得了重病，身体已经垮了！能够度过这个关的人说明他的生命力很强，所以看起来他的身体还很好。能够活下来的人生命力大概是特别强的。我就是死里逃过来的！你也是生命力强的人中的一个！他听后笑了，说，你这话有道理。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值得回答。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要回答我自己：我一生的具体追求说到底是什么？应该说过去并不是太明确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我的最高理想。但当年我并没有真正弄清楚马克思主义的要领是什么。我首先是为了抗日、救国，之后是不满国民党政府对人民的迫害和羡慕苏联的社会，接受了“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说法。我到底有些什么具体期望？正是我时常说的一句话：我相信历史总是要向前发展的，希望人间、未来越来越美好的！广大劳苦大众，应该生活得更好，社会更公正、公平，没有压榨、剥削，应该更民主更自由。我应该做工作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我最大的追求就是这个。但还只是一种朦胧的愿望！

说到欲望，我的物质欲望真的十分简单，好像没有太多的物质欲望曾牵动我的感情。我的生活是粗茶淡饭，没有特别的嗜好。烟、酒也不吃。我家里很有意思。我爱人曾说，我们是无烟人家。我的女儿、女婿、儿子、儿媳，都不抽烟。我爱人生活也很清淡。在物质上更是清心寡欲。我们家里倒经常议论一些国家大事。高兴的时候一道高兴，不痛快的时候大家一道不痛快。

我这七十多年经历的简单过程，就是：地下斗争15年；在人民共和国工作不到10年，9年多，在这9年多里我们共和国的政治气候从晴朗，到多云，再转阴；然后是我被排除在党外、列入共和国另册21年；接下来是晚晴8年，激情满腔、奋力拚搏的8年；最后是发挥余热二十多年。

回顾这一生的经历，我不能不感谢我的母亲，不能不非常钟爱我的兄长和弟妹，不能不特别感激我的老伴、我的孩子们。在我开始回顾我的一生的时候，我不能不将我的一家与我自己紧紧联系在一起。

我们是一起相互支撑着，度过了这难忘的风雨七十年。所以，我要写下我的兄弟姐妹和我的一家。

更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兄弟姐妹这一群当年的青年学生，能在革命大潮中成长，是得到了许多前辈们的指引和培养。这里所记载的我和爱人的一些工作业绩，毫无疑问，也都属于并肩战斗的领导、战友和人民。而我们能经历曲折，得以度过劫难，更是得到了一些领导同志的爱护，以及一些正直的战友、同事们的支持、抚慰和精神上的理解。没有所有这些支持力量，我们的成长是难以想象的，甚至可能熬不过那个史无前例的“文革”年代！

在地下工作的时期，我和丁瑜是在王尧山、沙文汉、张执一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成长起来的，又是在体现白区正确工作路线的卓越领导者刘晓同志的亲自领导和关怀下执行任务的。当年刘晓、刘长胜同志领导的江苏省委、中央上海局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时期、“文革”结束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晚晴8年，我之所以能激情满腔，作出新的奉献，又是得到了陈丕显、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钟民等同志的直接领导和大力支持。

在此还想说明两点：一是毕竟时间久远了，许多情况仅凭个人记忆难免有遗漏、差错，敬请知情者予以补充、更正；二是文中的识见、观点仅是个人一家之言，不当之处，敬请各位不吝指正。

这本书的写成，我要特别感谢顾训中同志。他不只是做了文字上的整理，在思路方面的展开以及许多历史事实的订正上更是为我做了仔细的推敲。没有他的努力，这部文稿是很难完成的。

我还要特别感谢萧关鸿同志为本书的出版、发行所给予的慷慨支持。

2006年6月 周克

为了祖国的独立，
人民的解放，
一群年青的兄弟姊妹，
终身苦苦追求！
只要人间越来越美好，
哪怕留给自己的是杯苦酒！

—— 作者



作者近照



丁瑜和我在一九八六年：乘风破浪，奋勇前进

丁瑜和我在二〇〇〇年：书房中一起学习



我这一生，如果说有什么成就的话，那是同各个不同时期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对我的支持帮助分不开的！

汪光焕墓碑。汪光焕是我们的革命引路人和由团员转为党员的介绍人。

刘晓同志是我们整个地下工作时期的领导人，上海局党的最高领导者。1954年，刘晓同志在杭州休养的时候，我和丁瑜去看望他。第二年，他就去北京外交部工作了，开始了他不平凡的外交生涯。





王尧山同志（中）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和丁瑜的直接领导人。这是1986年6月在上海党史工作会上，王尧山同志与朱启銮夫妇、周克丁瑜合影。

2000年，我和丁瑜为王尧山同志祝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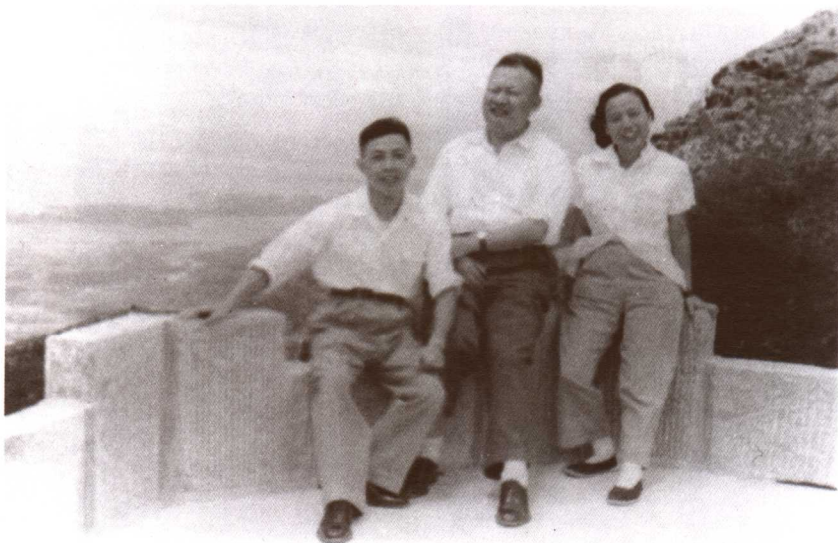




这是张登（沙文汉）与陈修良夫妇。张登同志是 1945 年日本投降以后至 1946 年期间，我的直接领导人。陈修良同志是江苏省委、上海局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南京地下党委书记。



这是刘晓同志与刘长胜同志。刘长胜同志是江苏省委、上海局副局长。



张执一同志（中）是上海局外县工委书记，1946年至解放前夕是我的直接领导人。

这是80年代陈丕显同志与我在青浦县的合影。解放以后，陈丕显同志长时期领导我的工作，并关心我和爱护我。





1980年，陈国栋同志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我的晚晴八年一直在他领导下工作。他还曾是我共青团时代的老领导。这是80年代初我和陈国栋同志的合影。

我在市委组织部工作时，市委主要领导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钟民等同志始终给予我有力的领导支持和帮助。这是我与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同志的合影。





汪道涵同志是市委主要领导同志之一，主持上海市政府工作，但他同样十分关心和支持我的工作。这是1999年11月汪道涵同志与陈国栋、胡立教同志三人的合影。



钟民同志是上海市委之一。这是我和钟民同志的合影。



这是1984年赵朴老夫妇在南京同我们的一次聚会。



朱启奎、诸敏、丁瑜和我，几十年都视赵朴老为兄长。这是1994年赵朴初先生在无锡锦园。